

孟子論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六

仁

40

6



門曰
號
卷 6

子能順杞柳五句每
句一轉俱用虛字翻
駁

孟子論文卷之六 據朱子集注

南宮宣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就言翻駁格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枏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枏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枏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枏棬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枏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與告子辨性諸篇俱是就其言以辨之。但其就
其言以辨之。而其說自窮。至於所以然之故。孟子

不與之言蓋告子天性剛傲以不求諸心自以為是其所言性皆是議論如此不是商量之詞如此篇之言以為性無仁義皆人為之故有杞柳之說孟子就他一言為字生出一順字對他及生出戕賊二字破他言其說足以為仁義禍而性之本自見文章之全用反面側面而不犯正面者此類是也

○不曰戕賊人性直曰戕賊人簡捷利快如挾秋霜

擗木一呼為擗柳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為器嫩枝取以緣栲栳與箕唇緣栲栳箕唇即為栲栳之類故注以杞柳為拒柳也拒即擗也○杞柳栲栳此喻非全然不當但隨見解成異同耳順杞柳之性以為栲栳則孟子見解固如此故先舉問之意謂杞柳有柔曲之性故能為環曲之器他木未可以為栲栳必杞柳而以為栲栳則栲栳即杞柳非杞柳外別有栲栳猶人有粹善之性故能為美善之行他物不可以為仁義必人性而以為仁義則仁義即人性非人性外別有仁義也如告子見解則不然杞柳固無栲栳之性必矯揉之戕賊之然後為栲

栲猶人無仁義之性必隳括之拘捏之然後為仁義也是其見解之冰炭如此故孟子以戕賊人禍仁義責之耳○義猶栲栳告子主張義外故單舉義下句以人性為仁義仁字是帶說耳○以人性為仁義為字是作為之為○而後以為栲栳也之也當讀為邪古也邪二字通用○注意謂告子此章之言即性惡之旨下章乃病其言之過而易為可善可惡之詞此不然告子之言性者四皆謂性中無善無惡無謂性惡之意也蓋告子論性與老莊同旨謂性之本然無善無惡為善為惡其於失性均也孟子嘗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如謂告子因孟子之言而屢變其說則非勿求於心者矣且如告子二三其說公都子又何以一言蔽之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耶蓋湍水之喻與杞柳之喻其意一也至孟子屢闢之告子直以孟子為不解其意於是索性直吐其旨曰生之謂性至孟子以犬牛人性闢之然後曰仁雖在內而義終在外蓋雖以仁內伴說究竟言仁處亦非仁而性中無仁義之大旨固未嘗稍變也

性猶湍水章 就言翻駁格

兩則字、活、畫、出、湍、水、來、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人性之善二句，是正喻人無不善二句，是反喻。止四句正面已了，前後俱用反面側面。

文家有頓法，欲轉得捷，先頓得住，而其轉也亦更有力量。如鳥之將飛而頓其足，勇於飛者也。此章水信無分於東西句，是也。文家有提筆之法，文勢已平，將筆提起，發出議論，如山行者忽遇峰巒突出。

離奇蒼翠，聳人心目，最為文章勝勢。國策多此筆，蘇氏父子每學之。此章今夫水云云，將精神振起，即提筆法也。文家有反形之法，反面透正面，只一對照自明，不必再說。此章本說水無有不下，而今夫水云云，偏說水之有不下者，不知搏激使然，非其性也。則水性之無有不下，不再申一句，已自十分刻露。用法瓌瓏高妙，且有此反勢，其氣橫肆，亦風濤萬丈，不令人一望而盡矣。

趙氏讀湍為圖，湍湍猶顛顛也。漢書賈捐之傳，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顏師古注云：顛與專同，專專圓貌也。○不曰猶水而必曰猶湍水者，以認性為一個活物也。與生之謂性意同。杞柳湍水，生性、食色，說雖如不同，而意則不異。皆言性無善無不善也。揚子善惡混之說，是有善有不善，與此稍異。○其性亦猶是也，其性謂可使為不善之性，搏擊之水亦水，不善之性亦性，然皆非其體也。○告子言性上章病在為字，此章病在決字。水之決猶杞柳之為也。孟子將他為字換作我賊字，而告子之說窮，此復就他決字推出搏激二字，而告子之說又窮。上節且就其東西之說折之，言東西雖無分，上下

白羽白雪白玉之下
俱宜添一謂字講
跟上面語脈讀來不
得不如是也

則必有分矣。惟下可以喻性耳。東西豈足憑哉。下
節更推進一層。言子謂東西之無分者。惟決故耳。
若窮乎決之類。極乎決之情。則豈特東西不分。即
上下亦不分矣。然過類之躍。勢由於搏。在山之行。
勢由於激。非水性之本。則
決鳥可以語水之性耶。

生之謂性章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
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

此後世文字白描體所從出。○孟子破生之謂性
句。惟在犬之性四句。而妙於不遂說出。先就其言。
而以白之謂白。反詰他。一層。又以白羽。白雪。
反詰他。一層。從借言處。先作兩層問答。此是文章。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空中結構。無中生有處。○以上三章。體格。廉而。巖。
遂為韓柳諸大家。說辨文字之祖。○第一詰。坐。實。
了。即。生。即。性。第。二。詰。坐。實。了。凡。生。皆。性。然。後。一。折。
則。無。處。躲。閃。矣。○純。用。與。字。搖。擺。風。致。無。一。徑。直。
之。筆。悠。然。有。餘。味。
白虎通性情篇曰。性者生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
性之言生也。故性與生古字通用。荀子禮論篇。天
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戰國策。
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並其證也。生
之謂性。猶云性之謂性。故孟子以白之謂白。破之。
告子此說。即所謂無善無不善者。其意若曰。所謂
性者。止是性而已矣。其善其不善。皆非性中所有。
此是告子論性之本旨。故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
善。無不善也。上文杞柳湍水之喻。皆從此出。○白
羽。白雪。白玉。皆白之質。牛。犬。人。皆生之質。之白。即
之謂白。三字之性。即之謂性。三字。以上三字。作稱
許。非也。以下之白字。見本質各不同。亦非。○孟子
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異於犬牛。又言
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違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

善者惟指人性為說首節注人物合稱者非也又外注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此二語亦有弊知覺運動在物固為蠢然若人之知覺自不與物同豈可以蠢然概之哉

食色性也章

輕逸為實

重批是主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

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

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

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

告子四章俱是因告子之語而孟子問每段倒論在前問在後此又一體如此篇曰何以謂曰不識曰且謂中間一與字一半字末段一與字段段俱用虛字作起段段俱用反問意作結尤奇而能法者

以及辨長從食字生掩映巧妙即因楚人想起秦人尤能一色生新

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此章是辨義外之非而義之在內止于長之者義乎一句內暗藏前後俱就其言以窮之何以謂一子亦就長辨義白馬四句辨他以白比長之非且謂二句辨他彼長我長之非而長之者一句破他非有長于我意妙在隱躍其旨不為說破令告子自思迨告子又以愛主於我明仁以敬主於長明義孟子遂以炙比長以耆之之心比長之心耆炙亦有外句正發明長之者義乎句而亦妙在隱躍其旨不為說破令告子自思仁內也四句承上句一氣直下抑揚重義外也二句若四句平重此章便不可解不識長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然則耆炙亦有外與筆意皆有生趣韓退之諱辨學此○此章亦以與字乎字搖擺風致

食色二字須作活字謂甘食好色○仁內也者只對義外言其屬於內耳未嘗以仁為性也其所性食色而已矣亦生謂之性之意注當用力於仁告子恐無此意○彼長而我長之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馬之白人白三字連讀上白字是稱之為白○悅猶言快足以我為悅自我心出之悅也以長為悅從其長於外強而敬之以為悅也○夫物則亦有然者猶曰物皆然也凡事物從彼於外而我好惡取舍之也○告子云吾弟愛之秦人弟不愛夫仁以彼我為一體者秦人之弟何嘗不愛但比之吾弟愛有差等耳從其差等而處之亦義也則仁中有義矣告子長楚長長吾長以為無異而是亦不能無異長吾長其原也推以長楚長則長楚之心豈如長吾長之深且厚哉是其敬有淺深不同亦義中有仁矣且以物言之不特楚長吾長之在外而秦弟吾弟亦在外以心言之不特愛之在內而長之亦在內矣告子所說一一粗繆不勝破綻孟子特從其粗而粗辨之直舉嗜炙一事以折之耳

孟季子章

代為問答格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果字從告子生來

代他問答空中借影
神仙下世咳唾珠璣

著象餘論純以趣勝

義內之說，孟子子一連三疑，而後二層都包在頭一層。公都子孟子亦一連三答，而下兩說盡該在頭一說。本一二說可了，文偏生出三般話頭。愈疑愈重，亦漸解漸明。布局如春雲徐展，醒露似蜻蜒點水，絕不肯一筆板煞。小小篇幅，自具魚龍出没之奇觀。○敬叔父乎以下，將公都子之駁難，孟子子之答盡在孟子口中代為問答。到下文只記季子聞之四字，何等空靈便捷。若再述一徧，則贅冗矣。

趙注云：季子亦以為義外也。疏云：季子即下卷所謂季任。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未有孟字。孟仲子為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季子果為其弟，當亦同學於孟子。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且季子為孟子從昆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命而必輾轉於公都子，乃知孟子經文本不云孟季子也。○行吾敬，發明義內，一了百當。吾字固重，敬字更重。仁主愛，義主敬，愛敬皆從中出。告子之徒曰：長長為義，彼蓋以長長之虛文為義，而並不知有敬也。說個敬便是從吾心中出，故吾

敬二字相連，不得輕讀。敬字注所敬之人雖在外，云云未免輕看敬字。此後儒所以撇開敬字單講吾字也。○鄉人鄉之長，伯兄我之兄，所以比擬。○叔父父之弟，弟我之弟，所以比擬。○子亦曰：在位故也。注以位為賓客之位，是請鄉人宴飲於家者，然則雖年不長，似亦當先酌焉。於長一歲句為未切。蓋是謂鄉黨序齒之時也。非謂賓主之禮。○庸敬重，斯須之敬，輕季子疑在敬轉移於外，不能自主。故孟子揭庸與斯須以明敬之不必轉移。注因時制宜云云，其實孟子不重此意，只發明一箇敬字。故因時制宜須至冬湯夏水節發之。孟子內義不在因時上，在行吾敬上。○季子疑未能釋然，弟三難又倒認。因時制宜為外，公都子既能領得孟子之意，於是乃提記冬湯夏水以發明。因時制宜之意。○飲食亦在外，與嗜炙亦有外略。別孟子謂仁義合外內之道，故曰有外以明無外也。此專明義內，故曰在外以明不在外。○也字當讀作邪。

公都子曰章

虛提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此章是論性善。乃若其情三句。即情以明性。若夫為不善二句。即才以明性。此二節為通章提筆。惻隱之心以下。是申明情可為善。與為不善。非才之罪之意。詩曰一節。引證以明性善。前五章皆即其所言而折之。未嘗說正面。至此章則說情說才。說思說求。始將性善之旨。反覆發揮得盡。情極致。○性體渾論說來。未易分明。以情可為善。才不能盡發明之。性善益明。故知善作理題者。必從四面搜抉也。

前舉告子曰。後兩舉或曰。則或曰。是別人。非告子也。注謬。○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蓋謂善惡皆

在性故得因習以發之與湍水之說稍異○據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莫知為誰子今據公都子所引則微子比干為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為兄之子也史記以微子為紂庶兄溯其源乃屬呂子春秋呂氏言宜難深信而成王之命微子稱之曰殷王元子若與史記言表裏後儒遂據為實錄莫復疑之然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耶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與史記不同處孟門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不必因史記生疑○乃若其情乃若與下文若夫字相對不當作發語辭○可以為善情善也乃所謂善性善也就用以見體猶就波以知水○才者能也性之能也非才之罪也言非性之才可以為不善也不能盡性之才者也○性者具於中者也情者發於外者也才者具於中而能發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八句是發明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惻隱之心仁也八句是發明乃所謂善也仁義禮智以下是發明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由外鑠我鑠即塗也塗者以銀末塗銅上隨以火銷之則銀鎔而襯銅用黃金者曰鍍金或作塗金其義一也鑠取外物來飾者故以喻焉○弗思思字內兼察識擴充二義下求字即思字無兩層○失之及倍蓰無算是為不善舍是不能盡其才求則得之二句當先作一頓不可一串讀下○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本意即是謂若夫為不善不能盡其才者也失之及相倍蓰而無算者即所謂為不善也求則得之句特伴說耳弗思便是不能盡其才故曰數句正是繳明上節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緊相呼應○故有物必有則三句孟子蓋原詩而言不專為釋詩上故字承詩及孔子下故字承民之秉彝○民即是物夷即是則好是懿德則進一層就感應上說○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何為於性之外添出才字曰非添出也才即性中之才也性何以有才蓋性者心之生氣有能為者也

非死物也。性之才能變化，化氣質，仁義禮智性也。氣質之刻薄者，變化而為長厚，而吾仁之才盡，氣質之貪昧者，變化而為廉恥，而吾義之才盡，氣質之傲很者，變化而為謙和，而吾禮之才盡，氣質之昏愚者，變化而為清明，而吾智之才盡，盡其才，即盡其性也。孔子贊易曰：『盡性，中庸曰：能盡其性，此之謂也。』然則所謂非才之罪者，即曰非性之罪耳。所謂不能盡其才者，即曰不能盡其性耳。富歲，章天降才，不殊也；牛山，章未嘗有才，即未嘗有仁義之心也；仁義之心，即性也，則才不在性中乎？○章末引詩，但言性情不及才字，可知才即在性中，無待言也。○程子曰：『才稟於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夫氣質二字，孟子所不言，蓋氣質是氣質，性是性，論性者不必問氣質也。』氣質之下，加不得之性二字，程張以來皆謂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是人有兩性了，反謂孟子所說未免稍有踈處可乎？夫性者無形無聲者也，氣者呼吸於口鼻，運動於四肢，貫通於百骸，有形可見，有聲可聞者也，質之為質，即氣所呼吸之口鼻，氣所運動之四肢。

氣所貫通之百骸也，然則質者形而已矣，氣質云者，猶曰形氣而已矣。今曰人有形氣，此可解也，而曰有形氣之性，不可解矣。○氣者與質為類者也，氣質所以載性者也，雖理不離氣，氣不離理，而理自理，氣自氣，孔子所謂性相近，孟子所以謂性善者，蓋除却氣質不算也。自宋以來，皆謂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者，大抵因人有聰明拙笨之不同，故有此說耳。殊不知聰明拙笨與性無涉，世有聰明而孝弟者，全其性者也，有聰明而不孝弟者，失其性者也，有拙笨而孝弟者，全其性者也，有拙笨而不孝弟者，失其性者也，氣質於性何與乎？○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二字，對相遠為言，古人語詞云爾。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下即曰：『人見其禽獸也，夫違禽獸不遠，即禽獸則相近非即相同乎？而朱子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豈其然乎？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耶？孔子孟之言一也。○氣質與性一而二者也，理

在氣中氣以載理故曰一也而理自理氣自氣故曰二也譬之五穀五穀之形味氣質也其皆足以飽人者性也其飽人者即此有形有味之五穀也原是一個也一也而五穀有白者有赤者有大者有小者雖飽人之性同而五穀之氣質不同也二也○才是好字眼氣質有好不好之兩端如何把氣質當才○才能變化氣質才好何在在性如氣之乖者而使之和氣之競者而使之讓氣之忿者而使之平氣之靡者而使之振是氣之變化也才為之也即性為之也如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睟然見于面蓋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質之變化也才為之也即性為之也盡其才則能變化氣質不盡其才則不能變化氣質如何曰才有不善乎○性相近也言性本善也習相遠也言習於善者順其氣質好處矯其氣質偏處則為善人習於惡者順其氣質偏處失其氣質好處則為惡人也習於善而變化其氣質者大約氣質稍清之人其用力也省氣質稍濁之人其用力也多習於惡而不能變化其氣質者大約氣質稍濁之人其為惡也巧氣質稍濁之人其為惡也拙上智

者氣質之無待於變化者也下愚者不肯變化其氣質者也故曰不移

富歲子弟章

借引 實

主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簣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心字一篇之主
同字作線
從物漸說到人來虛
提與我同類一句至
朱方點心之所同然
極有含蓄

孟子論人 卷六 添出數語作波瀾

三叠句，逼出心所同然句，如危峰墜石。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因首段一殊字，喚起通篇十三個同字，因十三個同字，又生出四個相似字，一個皆字，兩個亦然字。

到底只是一同字。○此篇文字，真如神龍飛騰，風雲上下，忽隱忽現，忽伸忽縮，夭矯靈奇，變化不測。說理而有此文，豈宋儒所敢望乎。○寫正意三層：一、開端，一、中間，一、末尾。開端用莊整之筆作起，中間即承，即轉，末尾即結，即應，用筆跳脫，不可捉摸。乃始曰：心終亦曰：心。首尾相應也。聖人與我同類。聖人先得我心，中與尾相應也。其又如常山之蛇，乎。○前後皆喻前則以物，况人後則以體。况心乃言體之相似者，有足，有口，有耳，有目，及至總結，則不必言足，此不見首也。總結有口，有耳，有目，及至如龍。○多賴多暴，其降才非殊，此於不同處寫出。同未正寫也。至聖人與我同類句，則已正寫矣。乃下文則說足，說口，說耳，說目，必至後結處始從體之同說。至心之同，用筆何其舒展，又何其奇變。○四體四段，四樣寫法。於足用成語，以虛筆輕輕撇過。於口則以白描之筆，反覆詳寫。於耳目則從略。乃寫耳上二句，與寫目同。下二句則與寫口同。寫口寫耳末二句，皆正說寫目，則用反筆翻轉說。筆筆皆奇變也。○文字有緩脈，有急脈，故凡同類者。

以下此所謂急脉也。急脉緩受。故龍子曰：以下受之。以緩自起轉而麤麥為足履為口於味為耳為目。凡七轉。至於心句。如層巒疊嶂。蒼翠插天。中間獨口之於味節。一往一復。峰勢紆迴。下兩節一正收。一反束。勢皆峭立。而奇絕處。又在故曰：一總波瀾湧起。然後跌落。至於心三字。如萬弩齊發。莊子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若此者。亦文家積勢法也。○聖人先得我心句。既與上同類。句應又與易牙先得我口句。相映成文。而結句即鈎轉口之於味。左顧右盼。通身手眼。其靈妙一至於此。○引麤麥例。凡同類者。實也。龍子曰：四段亦實也。而舉相似下。何獨至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二句急拍合到主意。然後再放。將去說實位。多賴言衣食饒足。則子弟本心存焉。足可依賴者多矣。如相恤相救。踐言執信之類是也。多暴則反之。管子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張釋之傳：尉無賴。杜詩：羯胡事主終無賴。賴字義皆同。注以藉解。不是。○爾猶如此也。○陷溺其心者。陷溺其多賴之本心也。陷溺即暴也。○日至。謂夏至。周禮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是也。冬至亦謂之日至。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欠分明。○雖有不同。雖字當讀作惟。○不齊字。并指雨露人事。○惟耳。惟目。兩惟字。當讀作雖。雖惟。古相通用。○有同聽焉。聽審聞也。謂聞之專。○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同然不。是同好。只是契合之意。○理義之悅我心。即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理義固在我心。而在外之理義。亦與我心契合。故悅之。

牛山之木章

賈主兩對總收單結格

○突○元○有○神○

字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

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看來却是從未嘗有材句倒轉來。

雖字更突。亦是從未嘗有材句倒轉來。此

人字即指違禽獸不遠之人非泛常眾人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篇重在心之當存而起將山木與人心作兩扇翻起每扇中作四轉反覆嗟嘆山木之本美而不美人心之本存而不存上下段段相對後又總收四句歸到當養結到聖言煞出心字○末節一心字收上兩個心字一存字收上三個存字○首節劈頭一句反喝起令人思未伐牧前是如何又令

入感既伐牧後竟如此又令人想倘不伐牧又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俱見可以句一落非無句一起是以句一落此豈句仍一起步步喚醒不曰亦有而曰非無倒從濯濯映出若彼字反對嘗字指劃未嘗字正與嘗字呼應可以此豈都帶詰問令人自思次節突用雖字蒙上未嘗有逆喝振振且且平日且晝日夜夜氣轉如環捷如馳驚心動魄○人之所以放失良心層層皆細為寫出而首尾是追原語又是歎惜語又是喚醒語○養心之功全在操心正是吃緊處却以淡淡數語了事又不自發議論只引孔子之言

美善良亦善欲言心之良故先言木之美○濯濯言赭山如濯也詩云條條山川亦同○與人相近幾希言一點復明遠於獸近於人也○有梏亡之矣有與又同舊趙注本梏字作犛从牛从告牛馬牢也易童牛之牯犛取抑止之義抑止其良心而良心日就亡滅集注以犛為犛之失訓械於理不順○其日夜之至梏亡之矣三十三字一氣讀去文義自明○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合是二句一

意謂平日之氣得於日夜之所息。○夜氣即平日之氣也。夜氣者日間心擾於物氣為之昏。到夜來心靜而氣復清。故謂之夜氣。夜來氣清。到得平日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又曰平日之氣非有二也。注分作兩層。不是。○未嘗有材。材字即木也。未嘗有才。才字即性也。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言此豈人之所以為人哉。○操則存四句。蓋古歌謠語亡。鄉韻協。孔子引之曰。惟心之謂與。鄉猶里。以喻居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此說不采入可也。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入可出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夫天下無操之而尚莫知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易云。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樂記曰。鄙詐之心入之。易慢之心入之。是心原可出入。必操之使其不出。學問之道。收其放心。正如此耳。但謂存亡即出入。究之亦有辨。蓋入之不已。而後存。出之不已。則竟亡也。是故愚不肖之夫婦。不知操。而此心亦有時而偶入。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噤爾蹴爾。而不屑受。及本

章平日之氣好惡相近之說是也。學人知所操而不能不使此心之時。出時入。所謂日月之至者是也。賢者則常操而不能保。此心無一息之或出。然甫覺其出。而即操之使入。所謂不遠復者是也。聖人則無事乎操。而此心自不出。蓋有出斯有入。既不出矣。則此心直常存耳。存之又存。所謂至誠無息。致一而貞。吉悔亡者是也。○此章本為中人以下作曉喻也。至宋諸賢。乃以為中人以上。且夫是雖未大失。而主意有所不合。蓋中人以上。且晝未必為不善。則其好惡自無悖理。猶山木無斧斤之禍。而日日繁滋。長大也。則其存有不待夜氣者。而平日之氣不足尚也。已。○屈騷曰。壹氣孔神兮。中夜存管子亦有此說。夜氣之說。非獨發于孟子也。

無或乎王章 一句喝起通篇借言格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寒萌等字離形顧影
極移花接木之妙

鴻鵠一喻似夢中解
夢戲上演戲尤有奇
趣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

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

一句唱起勢極突兀。下雖有天下易生句。翩然而
來。三句點撥。即入正意。只三句兩矣。字一何哉字
極其飄宕。即入今夫奕一段。曲盡形容。妙在不專
心致志五字。先於入喻時。提清作反頓。下文一人
其一人兩兩相比。專心致志字面。一處全出不專
心致志字面。一處半隱半現。却將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幻境。幻情無端變現。引喻法至此神矣。化矣。
末只一句挽轉結住。呼吸智字而不專心字面。全

隱不現。只用非然也三字歇住。如紅日將沒。光映

碧山。別有異觀也。此章文法奇絕。無或乎王之

不智本結句。却用來作起句。為是其智弗若與。曰

非然也。設問答語。又不粘齊王。却用來作結句。神

情縹緲。起句原有一暴十寒之意。在內。故沖口

而出。甚得神理。一暴十寒。下即入吾見亦罕。吾退

而寒之者。至不另作。斡旋轉接語。一時正喻入化

有一唱三歎之妙。一結冷然可思。曲終不見江

上峰青。似此境界。

吾見亦罕。亦字藏多少意思。連見也不能多見。王

之不專心致志。可知。○弈為圍碁。碁局縱橫各十

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

博為局戲。即今之雙陸博。弈皆用碁博法。二人相

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箸

以瓊為之。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

為驍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

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

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法與圍碁異矣。以其

○十六

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碁史記曰者列傳旋式正碁劉徽九章算術句股冪用諸色碁別之凡用以布列者通名之碁而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圍碁之術只是數而已矣爭競始於數而輸贏成於數故謂之數耳何必以技作解○術非不精微然數止于一局之上比之乘除方圓之繁浩推步測量之淵深不亦小乎故謂之小數耳○一心以為云云聽弈而有二心故曰一心猶云別心有鴻鵠將至是妄想也未有未至而先擬有而至耳思字見妄想轉深弓繳二字連讀援弓繳猶言執弓矢援執也史記援桴鼓之急是也非謂彎弓繳繩名不當作活字○王之致不智有二病一則左右無人一則王無志前譬說無入後譬說無志

魚我所欲章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曲曲折折總為逼出非獨賢者三句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一○章○分○八○段○舍○生○取○義○第○一○段○所○欲○有○甚○於○生○第○

二○段○生○而○何○不○用○第○三○段○由○是○則○生○不○用○第○四○段○

人○皆○有○之○第○五○段○一○章○第○六○段○萬○鍾○則○受○第○

七○段○失○本○心○第○八○段○第○一○段○正○說○取○義○第○二○段○發○

明○所○以○取○義○皆○正○說○第○三○段○駁○詰○所○以○取○義○之○由○

翻○轉○說○第○四○段○則○斷○言○取○義○之○必○然○也○重○又○落○正○

第○五○段○方○正○言○羞○惡○之○心○人○所○皆○有○第○六○段○證○其○

皆○有○也○第○七○段○言○物○欲○之○蔽○第○八○段○斷○其○放○失○本○

心○千○波○萬○浪○總○是○一○水○三○灣○九○曲○總○只○一○派○讀○者○

不○必○以○其○驚○心○駭○目○遂○致○望○洋○而○歎○也○前○路○反○

應○賢○者○勿○喪○句○

反○覆○覆○總○是○為○本○心○二○字○作○案○耳○一○章○食○節○實○証

人○皆○有○之○萬○鍾○節○陡○轉○我○字○高○唱○如○高○峰○出○雲○於

我○何○加○冷○喚○如○寒○泉○沁○骨○為○宮○室○三○句○層○層○猜○度

似○替○他○曲○尋○出○路○正○是○直○逼○入○死○路○向○為○今○為○頻

起○頻○落○是○亦○不○可○以○已○乎○冷○語○微○敲○此○之○謂○失○其

本○心○抗○聲○直○唱○前○四○節○俱○作○指○點○口○氣○第○五○節

是○故○二○字○方○是○着○落○第○六○節○証○明○皆○有○第○七○節○忽

然○轉○下○讀○者○須○細○玩○其○節○奏○劈○空○設○喻○歛○然○而

來○飄○渺○恍○惚○不○可○捉○摸○然○其○反○覆○迴○環○跌○宕○頓○挫

之○法○有○可○指○者○如○生○亦○我○所○欲○六○句○是○反○覆○法○也

生亦我所欲一節欲生則必惡死不過一意翻作
 兩層耳○由是則生云云兩由是二字虛指可生
 可辟之一路非指兼葬良心○嗥呼同蹴踏也然
 加爾字皆為形容之辭○窮乏者得我與德通
 ○此是謂失其本心本文明白那須注脚蓋欲義
 此心也惡不義此心也所以惻隱有此心故也所
 以是非有此心故也
 注限定羞惡說似拘

仁人心也章 前平後側格

重讀兩其字哀意尤深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篇凡三提人字三提心字三提知字三提求字
 見有是人即有是心有是心即有當知有當知即
 有當求皆
 相照應

仁人心也二句只是將仁義喫緊切於人身意謂
 人之所以為心者仁而已人之所以為路者義而
 己程子穀種之譬固是只本文立言之意不必然
 也恐不可援作解○先以仁義並言後止言仁者
 蓋心不放者路自正也即如今人心中有事粘滯
 不開便行路往往走錯故不由由於不求言仁自
 兼得義耳觀次節放其心而不知求句加一知字
 孟子口中本具歌側之勢須從此討消息○曰人
 心人路曰舍其路放其心則求放心自單指仁說
 仁存則自能由義也○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
 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
 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
 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雞犬放渠自放也心則我放
 之故不曰心放而曰放心○而猶則也人有雞犬
 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猶下章云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也而與則義同
 故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
 兄而姒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並
 其證也此文上句用則字下句用而字亦猶是矣

○求其放心而已矣。語氣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正同。非謂求得放心之後別有上達之事也。意謂是外無一事也。上文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若能求放心而得之。斯得仁矣。既得仁。斯有人。路可由此矣。故求放心外更別無學求放心。即所謂徹上徹下語。○注云。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似認求放心要發明學問道理。是把學問別作一事。非是。

今有無名之指章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

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

專言心不若人。可惡苦不醒快。故借指引來。即跌入本意。緊緊以不知類。煞住。加倍醒豁。只在善用。

直截

觀法耳。於此可悟立言之妙。

無名指第四指。謂之無名。蓋以其補助衆指。無可專名也。○不遠秦楚之路。自齊魯而視秦楚。則為遠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惡字。小大相形說。蓋括出羞惡本心。以警醒人。一章眼目。在此一字。○謂不知類。類之言。比類也。禮記月令曰。必比類。國語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比類猶言比例也。周語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重言之。則曰比類。單言之。則或曰比。或曰類。易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襄九年左傳曰。晉君類能而使之。皆此義也。

拱把之桐梓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與上同局末二句跌宕

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即梧桐又云椅梓注即楸是也○所以養其身自指治其心但孟子口中含蓄不露耳或包動容周旋作解者謬也

人之於身章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

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槭棘則為

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二頁一主三段文法
三換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則別明無以少害大害字之意○
上數章無不言心者此亦言心也乃通章不見一
心字而止以貴字大字替之處處明挑暗喚警醒
倍甚○於養中分出善不善來使入自想注出貴
賤大小明明貴而大者是心志矣仍不說出突掩
場師一喻落到養其一指似歸正傳又出失其肩
背一層使人不測直到章末總不出心字而已惺
然在隱躍間○於己取之句最妙自己事體未
自己不知者也○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全在
害大害貴上著意蓋縱耳目口體之欲未有不迷
惑其心志者非謂小者賤者盡可不養也未節用
翻筆專明此意○前以貴賤大小並言而養其小
者二句則止言大小而已該貴賤故下俱就養小
言之是文章脫却法仍以賤字點綴其間是文章
出沒法飲食之人本可直接養小中間插入兩喻
是斷續法○未節之意正為姚元之郭汾陽冠萊
公文文山諸公解脫○豈適為尺寸之膚句與無
尺寸之膚句相應○此章從愛說到養從養說到
善不善從善不善說到小大貴賤從小大貴賤說

到養大養小從養大養小說到養小失大
舒徐之中自有跌頓而結處更覺宕妙
於已取之言所養之善否自家考得還以養自家
養者即考者不假外求也此處未可露大小貴賤
之意注審其輕重恐大早計○體有貴賤六句正
意已足下文反覆指點養其小者為小人句正令
人考其善不善者一猛省也○爾雅說文皆云楸
酸棗不聞楸棘為小棗梧櫞二物則楸棘必非一
物楸為酸棗即小棗也棘荆棘之棘也○養一指
而失肩背言一指或發疽徒爾愛護之不忽刺其
肉毒氣總轉於肩背而不知也○狼疾猶曰狂悖
也粒米狼戾用字相類周禮秋官有條狼氏鄭注
條當為滌器之滌狼狼戾道上疏云狼戾道上
者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又杜篤論都
賦寥狼邛苻注寥狼猶擊擾也據是則狼有擾亂
之義○豈適為尺寸之膚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
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
帝同不帝猶云不但也

公都子問章

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
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一個意思分作兩層問答文勢寬展至耳目與心
之官以思不思判大小語極醒亮末用總包側串
作收小人一邊不言自透筆法絕高○孟子一書
喫緊為人總是一思字思者作聖之功也耳目不
能思所以為小體心則能思所以為大體立
者卓然其不可搖也此為大人應上文也
物交物二物字一樣並指外物謂聲色之物錯然
交至引是誘引即蔽之深處蓋耳目之蔽也於一

物猶未甚既受蔽於一物而物物又沓至則其蔽益甚沓然為其所引去耳○此天之此舊本作比趙注既以比方解之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比之言次也周官世婦職比其具鄭注曰比次也宰夫職比官府之具注曰比校次之又儀禮大射儀遂比三耦注曰比選次之也並與此比字義同蓋心與耳目皆天之所與我者必比次之然後知其孰為大孰為小然後能先立乎其大下文先字正從比字生出○此天之所與我三句言耳目心皆天之所與而外物或來奪之今先立乎心之大者則耳目之小者自從心之令而不為外物所奪也奪字與與字反對即上文蔽引字釋作耳目奪心者誤矣

有天爵章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

從字妙

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前用分疏後用合講○爵分天人孟子之創論也語奇而確

仁義忠信至於樂之不倦身分極高蓋不如此則情必中變而貴者仍失其為貴矣何為天爵○惑之甚者總承上文今之人一般看見天爵不可棄意注固已惑惑又甚分兩層非也要人爵要字雖有病而未可以為惑○終亦必亡而已矣此章既棄天爵又亡人爵人同而事異故亦字在終下後章不仁者亡其國為仁而中止者亦亡其國人異而事同故亦字在終上

欲貴者章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對上貴于己者句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貴○
 只重人。人有貴於己。二句。而所貴于己者。不直說出。妙在從引詩中。指點出兩層來。兩個所以。正是喚人自思意。○思字為主。欲字願字是眼目。欲之即願之。此情欲也。思者本然不昧之良知也。所以二字。即根思字來。氣脉一片。○仁義聞譽。還他良貴實據。而文氣飄渺。亦復沉着。○若但以仁義與他衣食之欲相較。亦若無情味。妙在因詩一德字。借影到仁義。並從一飽字。激映到令聞廣譽。文情斐然。使人首肯。兩所以。○繼。繼。再。三。指點無盡。
 戰國遊士。皆欲貴者。隨人顛倒而不知恥。意在膏粱文繡耳。孟子為此對症之藥。急急喚醒此輩。故發此論。○人人有貴於己者。字。承有字。不承貴字。此文意謂人皆云云者也。注省有字。而存者字。

未慚。果如此。本文宜言人人有貴者於己也。而文法不當。下者字。○良貴。猶言真貴也。只是在貴上討。不經作為者也。不當在性上緊說。○人之所貴者。四句。止言其不足欲耳。○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此趙孟蓋謂襄子。○引詩證明。人人有貴於己者。却以咏歎出之。正為弗思者喚醒痴夢也。

仁之勝不仁章

先直○斷○一○句○

轉中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根○
 前後正說。中借水火作喻。喻言處俱是反說。

謂之水不勝火是救火者之言猶是為仁之人自謂也非他人之評○與猶黨終始慎厥與之與言為不仁者之徒也亡言滅亡○此為戰國諸侯言之也如梁惠王以能行小惠而訝其民之不多加於鄰國正是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也若將此章與上數章一例就學者自治其私言之則與於不仁亦終必亡

五穀者章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將許多道學話頭盡閣起只從旁面借說大意正語喚轉愚迷唯孟子獨步千古無二手也

羿之教人射章

四必字皆有確不可易之意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必志於穀射者腰肩手足莫不有法注彎縱送莫不有法而其髓腦惟在彎滿將發未發之時謂之穀射家所謂勻是穀法也教者以此為期○兩學者並謂學道者志穀規矩直假引喻中字耳猶前章仁亦在乎熟之假五穀引喻言○志於穀者君子之深造之也以規矩者君子之以道也當分兩事講家渾說殊混○是章亦是不為拙射變其穀率之意不主有法然後可成之意

告子下

任人有問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

此言禮重於食色者，豈謂禮之末與食色之本之謂哉？

孟子論衡

卷六

○五

奎文堂

與任人之言反正針鋒相對妙在以詆諧出之
兩將字緊對前文兩必字

論語

卷六

奎文堂

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將紛之乎。踰東家

於答是也何有即未段之言也可直接往應之曰一節然不提明本末二字終難使之豁然也於此不知文之必用賓主離合反正者非故求絢爛也蓋本末却不正言禮之本末食色之本末而設一喻下言輕重處又設一喻變化之極神奇之至讀者目迷五色也

任國名大皞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後漢為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有問之有字謂有此事也任人問屋廬子案也客也孟子教屋廬子斷也主也先舉有此事故着一有字耳講者乃云其曰有者任國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故云任人有問於其此說誤矣○孟子只論輕重而首言本末者推輕重之根也下節金羽之喻方是正論

輕重之形處蓋長幼之節禮之本也生死所關之食食之本也夫婦之別禮之本也嗣續所關之色色之本也本與本較則寧饑而死不可紛兄之臂寧闕嗣續不可踰墻而摟是禮重而食色輕也以禮食禮之末也無關生死之食食之末也親迎禮之末也無關嗣續之色色之末也末與末較既無關於生死則必以禮食矣既無關於嗣續則必待親迎矣仍是禮重而食色輕也不論禮之本而但論禮之末則食色之本自駕乎禮之末之上矣故孟子推其根以立論苟不推其根何自而定輕重之準哉○本末字即指寸木岑樓說固是喻言然就喻言可以悟正意既屬喻言故齊字與正意不必比附○任人就禮食親迎言禮是言禮之末故曰禮輕孟子就紛兄踰摟言禮是言禮之本故曰重禮

曹交問章 淺言指示格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

孟子論

卷六

二十七

奎文堂

於此下宜補曰字講

先說孝弟之義後說堯舜是倒法

以上俱虛說事理此處方示以下字

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

凡作文字須要講分寸何謂分寸如應淺應深下筆俱當斟酌曹交從形體上較量其識見之淺陋可知孟子與之言為堯舜之道若說得過深便非對曹交語此篇妙於亦為之而已矣一句喝起一篇主意以下將有力無力極粗淺事以指示之第二段言為堯舜之易妙於在徐行上點出孝弟來第三段言不為堯便為桀見堯舜之當為妙於從服與言上來出行來都是從極淺近處說正為淺陋人指點此是文之有分寸處篇中看他連用五個而已矣兩個耳字兩個矣字句句說得極淺又句句說得極易末又比之于路總是為曹交說法作文留分寸之法讀此可悟○舉烏獲之任是烏獲而已矣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賓主之法也○第二段言孝弟而單從徐行之弟說即弟以概孝第三段為堯舜而單言堯即堯以概舜此亦文家偏處見全之法注以曹交為曹君之弟沿趙注也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伯以歸是曹已亡也

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魍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為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為附庸於宋故至戰國尚有曹君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矣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也○奚有於是乎有於是也言學堯舜之道不有於身材長短○一匹雞音義曰匹張如字丁作足云案注云足雞小雞也即足訓小而詰訓及諸書足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凡小也音節蓋與足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說文佳部云雞雞子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雞嘗黍淮南時則訓云雞新雞也然則雞為雞之名○曲禮庶人之摯匹鄭注云說者以匹為鴛鴦據是則非匹有鴛鴦訓也鄭云說者以匹為鴛鴦與匹謂鴛鴦同義訓詰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陸氏遂於釋文匹字作木音非也孔氏正義直云匹鴛也亦非是至造為鳴字尤非矣○以不勝為患即是以不能勝匹雞為患也夫力之有無祇在任不任為獲亦人所能為况為堯舜非舉為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雞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弗為耳宜帶

上患字說猶言患在不為也語急故省患字○服堯之服注謂因曹交進見時衣冠言動不循理而發恐無證據○假館受業自是情事所必有不必謂求道之不篤○呂氏春秋權勳篇云觸子苦之貴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是病即苦也○為堯舜工夫只在孝弟上而已矣云歸而求之有餘師者全要躬行上著力仍是鞭策他去為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為受業也須識孟子始終誘進曹交不是拒絕他

公孫丑問章

上下二截將賓明主格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上二段設喻止為逼

出親親二句

崑刀切玉片片皆泥
出語之快悉由見理
之明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

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

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

孝矣。五十而慕。

此篇上下兩截。上截言小弁之怨。下截言凱風之

不怨。但下截是因上截將來比擬。上是主。下是客。

上截用兩譬。喻作波瀾。正意俱於喻言發之。下截

即將上截意。句句對照。實主夾說到底。○何以二

字。原從上截轉。故講凱風。仍用小弁伴說。

高子凡三見。注云。高子齊人也。此沿趙氏說。而山

徑之蹊。間章趙氏又益之。曰嘗學於孟子。觀茅塞

子之心。一語。其為孟子弟子無疑。惟禹聲章之高

子。不知是一是二。以類相從。當亦孟子弟子耳。獨

此章下云高叟。另是一人。孔子於弟子。但稱名。孟

子於門人。皆稱子。然終未有稱叟者。故趙注只言

齊人。而不言弟子也。蓋此章之高子。是子夏門人

高行子。即絲衣詩序所引是也。由孔子而來。百有

餘歲。以卜子授詩言之。高子之年必長于孟子。故

孟子以叟呼之也。○小弁小人之詩也。此章只是

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據竹書。幽王

未廢。宜臼而宜臼。遽出奔申。居申七年。而申侯與

犬戎弑王。即不可謂宜臼與聞乎弑。不可謂宜臼

不與聞乎寇矣。又况既立之後。遣師戍申。是但知

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不知申

侯弑父為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臼為小人

何不可者。蓋宜臼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臼

不怨而其傳道之以怨。柰何反以其怨為小人哉。

○關弓而射之。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矣。杜注

矢於弓。狀如門關。故謂之關。貫與關通。彎引弓如

水灣也。義各有當。而其意則可通。○兩射之。字

指有人于此之人。上道之疏之。二之字。指越人下

道之戚之。二之字。指其兄。道字雖是訓語。而帶誘

道意。○固矣。逗。夫字屬下。○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二章所云。踰踰周道。鞠為茂草。是也。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未得云親之過大也。○磯。注水激石。說文石激水。蒙引釋注云。水見激之石。按磯水中石也。水喻子。磯喻母之小過。水為石所激。則怒喻子見母之小過。則怒親之過小。而怒是水中不容有磯也。○孔子曰云云。此引孔子語。以結上兩詩意。不必偏證小弁之怨。慕只是孺慕。言親之過有大小。而其可怨而怨。不可怨而不怨。皆從一孺慕心而生也。注端以怨。慕釋虞舜怨慕。宜若歷山號泣時。五十後着怨字。不得。○五十指終身言。說見前。○外注趙氏語出正義。誤引。

宋牼將之楚章

兩扇對照格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

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懷字終去字俱深心

上段言利之弊固見
號之不可此再舉仁
義之妙而號之不可
益著矣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

此篇一言言利之害一言言仁義之利其意與首
篇首章同而作法不同首篇前用兩句立柱此篇
則前用兩句虛引擊處不同首篇中二段以畧對
詳文法各換此篇則上下兩層句句相對且句句
相同止換得利字仁義字亡與王四五字換意不
換句則對法不同首篇結處用兩句雙收兩節此
則止用一句倒煞利字則結法不同合觀兩篇始
知變化之妙○兩段中層次分合有重巒層峰之
勢而尤妙在善用長句文章之
氣便覺十分充拓十分周匝
荀子非十二子篇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
子名鉞鉞與控同與孟子同時想齊宣王喜文學

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
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
云說齊宣王師古曰與宋鉞俱游稷下然則孟子
固嘗與宋控有舊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
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注
止云石邱地名蓋本趙注偽疏則因宋控宋人遂
云石邱宋國地也周赧王三年己酉秦庶長章敗
楚於丹陽虜將軍屈匄取漢中地又敗楚於藍田
秦楚構兵莫此為甚而孟子適於是年去齊之宋
與宋控遇於石邱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是就
構兵上說其非仁義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箇仁
義之心去事君○曰終去者蓋仁義者人人皆有
之者也及言利則久之即去仁義矣言終去者見
其始未嘗去也

孟子居鄒章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文受之而不報。處於

首段敘事。字字伏

案

屋廬子悅四字妙不容擬

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前段叙兩事連叙幣交不報而一曰為任處守一曰為相便有軒輊以下平叙之任之齊而一則曰見季子一則曰不見儲子於叙事中便暗藏議論在內○非也之下不正說其事而引古引古却不言交接往來之事而引書之言享只說他不成敬禮而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之已從此影出矣而即接曰屋廬子悅鏡花水月可玩而不可即○一喜一悅亦可見古人之好學也

鄒魯邑名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魯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鄒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為任季傳寫誤倒耳○得問猶言得疑問一竅○享獻也○為其不成享也此答為其為相之問言吾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為其為相也為其不成享也若不享之故書已釋矣何勞孟子更釋邪○平陸為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孟子何為望儲子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為禮稱其幣乎范睢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章 三問三答逐層遞進格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二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

孟子論

卷六

三十三

孟子論

髡謂同於為人自為之迹者為仁孟子謂仁者正不必同其迹恰是針鋒相對

髡語甚難答妙即就他削字翻進一層出人意表

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

兩層疑陣作跌乃字如鶴躍而出

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髡言非問詞也。乃直譏孟子耳。三段問答。一層深進。一層首段髡譏孟子之去。不得為仁。孟子言仁不在去就之迹。次段言孟子即不去。亦未必有益。孟子言不用則賢亦不可見。三段言孟子無功。不可為賢。孟子言賢非眾人所能識。○孟子去齊為不用也。通篇妙在絕不正說本意。俱借古人影喻。○髡之引古。即從孟子引伯夷三人生出。從此段段皆引古說去。文境爛如雲錦。○孟子三段話皆就賓位發揮。只節末推開泛論。暗藏自己在內。極鏡花水月之奇。為人兼君民講。為是下文名實未加於上下語可見。○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樂毅初入燕

乃亞卿是其證也。○推髡之意名實加於上者只在富強威權上而已未可以正君為解。○引伯夷貼自為伊尹貼為人柳下惠蓋兼人已。○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非定以為五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伊尹之五就桀者湯進之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此皆孟子之詞與上其趨一也。一氣貫注越注謂髡問一者何也非是。○何必同此是對為人自為而言耳髡謂夫子在三卿之中是不同於自為者矣乃名實未加而去之又不同於為人者焉故曰不仁也孟子謂三子者皆仁也然則君子亦仁而已矣固不必同於自為者亦何必同於為人者乎。○公儀子為政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然則為政即為國政言為正卿也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公儀子為政乃正長之正非政事之政下云子柳子思為臣臣與政相對。○子柳子思為臣趙注云二人為師傅之臣。○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王逸注楚辭云徒歌曰謳淇水名河西地名皆在衛。○變國俗謂國人化之皆篤於夫婦之倫也。○從而祭從字虛承上不

用字不必釋為從君。○不稅冕而行極言其行之速耳。○欲以微罪行微罪當屬孔子趙氏曰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此說得之燔肉不至我句絕黨字屬下讀黨猶儻也儻者或然之詞古書每以黨為之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微幸墨子法儀篇黨皆法其君奚若並其證也趙氏述孔子之意以為燔肉所以不至我者儻我從祭之禮不備故有微罪乎於是即引為己罪而去所謂不欲為苟去也史記世家師已送曰夫子則無罪觀此則孔子當日必自稱此罪而行千載以下猶可以情測焉。○七篇所載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前章當是孟子前在齊語髡見孟子未仕故以嫂溺援手之喻諷之此章則再去齊時語也周烈王五年庚戌孟子纔二歲髡已為齊使趙至孟子六十一歲去齊而髡年亦既耄矣其曰公儀子子柳子思以孟子魯人言魯也謂賢無益謂國無賢想亦自恃高年當面譏誚者乎

五霸者章 立柱分應格

起筆如三峰矗立，突兀排空，而中有賓主。

天子二語，律例森嚴，提清在此，好定五伯之罪。

孟子論文

卷六

奎文堂

孟子曰：五霸者，二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長君二句，先斷以定律例。

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上段立案，下即此分三段應之。整齊文字，而整齊之中，有大不整齊者在。意在大夫耳。諸侯之罪，皆大夫成之。欲以諸侯引大夫，先以五霸陪諸侯。總提於前，分應於後，以次遞行，而歸注大夫之意。畢現諸端。今之大夫為主，餘皆賓也。而說實處反詳，說主處反畧，可悟行文之法。

孟子論文

卷六

三

奎文堂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霸。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氏注：為三代之五霸，確是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氏注：為春秋之五霸，確是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矣。霸古字作伯，所謂侯伯也。侯伯命於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為罪，於此可證此五霸唯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皆受王命為伯，征伐不得為罪者。竹書紀年：夏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商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是也。春秋之霸，惟齊桓、晉文、有王命。左傳：莊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為侯伯。然齊未受命之時，已先滅譚、滅遂，伐宋、伐鄭。晉未對命之前，已先入曹、伐衛、戰楚、城濮、秦穆、楚莊、僻在戎蠻，並無王命。莫不連兵侵伐，以爭雄長。此衰周之五霸，據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為罪也。說者或欲去宋襄而進句踐，列五伯之數，是徒滋議論耳。宋襄雖未成霸，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即董仲

舒亦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云羞稱。不然，句踐之霸，不且出仲尼後哉？○省耕省飲，天子諸侯皆得行之，是只帶說耳。事在巡狩述職外。○培克，謂聚斂深克之人。說文：培，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為培。又史記封禪書：見地如鉤狀，培視得，禹師古曰：培，手把土也。○六師移之，移者放竄之也。非殺之，且未及其後事。若其立後與廢絕，當因時宜。此不宜論。○六師移之，亦不必是天子親征。如太原之命，吉甫、淮南之命，召公是也。大抵討字指出，命言伐字指親行言。天子則出命，使外之方伯、內之重臣討之，而不親行。故曰討而不伐。諸侯則奉天子之命親行伐之，而不敢自出命令。問人之罪，故曰伐而不討。○帥興師問罪，而後貶削之。但彼不敢抗命，則不待戰耳。討而不伐，當全頂上三句來。○據諸侯以伐諸侯，是名伐而實討。故以為罪耳。○葵丘之會，句絕。○束牲載書而不飲血，謂束縛其牲，但加盟書於牲上，不復飲血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左氏襄九年：晉士莊子為載書，注並以載為盟辭，則誤。

矣。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盟書載之牲上，故謂之載書。義自易曉耳。注：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全引春秋穀梁傳文而不詳其說。范甯注：所謂無飲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豕，士用羊，庶人用雞，士勳釋曰：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飲血之盟也。信厚也。則衣裳之會，皆不飲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飲血耳。八年洮會云：為血與，鄭伯攝攝則不專於一職，故令無懼。○無專殺大夫，謂必告盟主。○曲防，謂私曲為防，言不慮隣國之害也。○無有封而不告，亦謂不告盟主。○言歸于好，言辭令也。○五禁，齊桓所創，所謂假仁義者，注謂明天子之禁，不必然。○長君之惡，其罪小，故意跌一筆，以見逢君之惡，其罪大耳。非長君之惡，罪果也。小

魯欲使慎子章

意注南陽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

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殃民意重，踰制意輕，語未了而叩至，故輕者反詳。

未從違制，繳殃民局法迴環。

於仁而已

通幅有殃民違制二意然殃民意重違制乃進一
 層然殃民意重却不多著筆只在虛字上轉轉得
 力違制意却鋪張曲暢此文家變幻不測之妙○
 一戰三語陡轉陡住生出一篇大文○不百里不
 足則百里之不足待言矣正是反形之法○徒取
 句比一戰句更進一步徒取則連一戰亦不可也
 然且字與前然且字相映○末句仁字反應上殃
 民○則魯在所損在所益以上文勢緩矣下即以
 徒取諸彼三句跌頓之筆以緊之此下又泛
 論君子事君之道作收紆徐蕩漾綽有餘妍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疑亦在平公之世孟子歸魯
 之日也○南陽即汝陽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
 名也水北曰陽是汝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
 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祔
 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
 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汝陽之田賜季
 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
 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

之蓋汝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羸縣桓三
 年公會齊侯于羸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
 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
 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
 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
 逆臧孫之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吳
 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
 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
 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
 則汝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
 西南為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為下
 謹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為郕則
 叔孫氏邑又西南為平陸據左氏鄆謹龜陰陽關
 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汝陽之田而皆在泰
 山之西南汝水之北則汝陽非即南陽乎故慎子
 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耳○天子之地方千里
 云云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種而
 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減地有千里者田未嘗
 有千里矣但班祿出於田則所謂方千里方百里
 當紀實數此章地字亦只是田字下文云今魯方

百里者五，夫方百里者五，為方里者五萬，方田開之，方二百二十四里大半，當我方三十里弱，戰國之時，魯衰弱既甚，然猶能立國於齊楚大國之間，則其地當不止於此，故知孟子所云地即田耳，餘詳于頒爵祿章。○儉約也，謂未獲足圓滿也。○末節引君當道，只泛就行事合理，冒下志仁意說，講者或謂應上尊王制，然則豈魯必棄去四百里而後可耶，腐亦甚矣。

今之事君章 雙起單收格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

今字作線

良賊二字，擊射並較出色驚人

真是提醒發心，不僅

寄慨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我能兩段文法相同，止易數字而翻出兩意，與宋控篇同，連提今之二字，總為當日之君臣而發。○戰國君臣，銳意富強，甘於殺人，盈野盈城，而不顧惜，其次橫征暴斂，而且囂囂自負，以逞其能，不過曰持此術也，可以得天下而居之，為子孫萬世帝王之計耳，豈知賊民日甚，理無久享，情既乖戾，勢必瓦解，何如改行易轍，而向道志仁，以成反手之王乎？後來七雄併歸於秦，曾不二世，而七廟墮身死，入手為天下笑，孟子之言無不驗也。

白圭曰章 層次發明格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

挿萬室一段逼出不
足二字

即用前不可二字以
折之

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

忽續

長句重疊

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簡妙

對前不足

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輕取之弊勢必至此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單承變化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貉道也。一句正言其不可。萬室之國。一人陶。喻言

其不可止此二義。乃方以貉道答之。即宜疏發貉

之所以可。行矣。又轉說。到貉上來。及將中國不可行

答以不可。復又轉說。到貉上來。及將中國不可行

正意說明。忽又掣轉。陶之喻。作一虛陪。下文仍歸

到貉道。又以桀陪之用。筆直如生。龍活虎。○文家

有急脉緩受法。貉道也。下直接夫貉云云。如之何

其可下。直接欲輕之云云。豈不甚捷然。大欠紆徐

矣。故兩用陶喻。以使之不急也。○大貉小貉。大桀

小桀。亦奇語。○一篇說不可。輕取文字。乃結處反

說及重取。一篇說貉。乃結處忍說。及桀奇詭。不測

文家之神境也。○什一之制。古帝王之道。輕重不

得。苟以意為輕。必致以意為重。故欲輕

欲重四字。為當日之戒。實為後世之防。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

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

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

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為一人。而

集注仍之。不知為又一白圭也。韓非子云。白圭相

魏。蓋自文侯元年。下逮孟子於惠王後元十六年

至梁。凡七十二年。為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爾時

乎。縱存於爾時。尚能為國築隄防。治水害乎。故斷

其為兩人也。魏人別有白圭。見國策。當昭王時。當

是孟子所稱者。但昭王時。孟子去魏已久。或孟子

兩章。不必為在魏之言。亦未可知。○無君子之無

做除去字看。○陶以之。以猶而為治也。○大貉小

貉。言大輕則大貉。小輕則小貉也。堯舜之道中也。

輕於中者大小不免為貉重於中者大小不免為
 桀注誤○三代賦稅與國家經費視後世判若霄
 壤今就此章論之孟子以二十取一為貉道然漢
 景帝三十稅一光武亦三十稅一晉武因魏武之
 舊畝輸粟四升哀帝減至二升唐制田一項入租
 粟二石元定賦稅上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
 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明清多遵元制皆并輕於
 二十取一何以用無不足也據春秋傳以什一為
 天下之中止然光武以師旅未解偶行什一之稅
 恐其病民六年即復三十稅一舊制唐代宗永泰
 元年第五琦行什一之法民多逃亡次年即停之
 何以什一不可行後世也蓋三代地宅皆授於君
 非如後世自構故賦民什一而甘心豈但什一雖
 春秋後什二而亦不敢甚怨也至其施惠於民與
 君臣用財常式尤大過於後世如委積郵民學校
 教民無論已即以此章所列言之有宗廟祭祀之
 禮有諸侯幣帛饗殮禮數繁
 治法密故非什一不能足也

丹之治水章

二語斷盡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
 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
 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過矣。

子過矣一句折吾子過矣一句斷上下照
 應○白圭二章轉折陡峭絕似國語小品
 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故白
 圭之行隄也塞其穴白圭蓋固堤以激水於鄰國
 也○洚水古語書所謂洚水微予是也洪水則古
 今通用語故孟子釋洚水即洪水也注謂與洪水
 之災無異則洪水
 專指堯時非是

君子不亮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是真見得透信得篤執是守得定操天下事恃乎執而斷定天下事全乎亮

魯欲使樂正子章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

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

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

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樂正子強乎一段客
意作觀縱橫跌宕

苟不好善一段反勢
以足酣暢淋漓

好善句是一篇主意優乎天下是進一層法以下

二段正發明所以優於天下。一正一反緊相接說

故上段不及細說效驗。而下半段暢言其弊。反面自

能照見。○前半妙於挑剔。後半妙於發揮。○末二

節全放開。不粘樂正子說。○正意只是好善可以

為魯政妙在通篇無一句正說。句句皆從實位著

筆。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

於從政乎。何有故丑歷問之。○訑張吐禾切。丁云

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訓為欺。而趙注自足其

智不嗜善言者。義之引伸也。不必從音義借讀為

訑音移。○訑訑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也。

予既已知之矣。亦狀其貌。言訑訑然有其意。曰予

既已知之矣。狀訑訑其狀而已。而云聲音者。拒善言之狀。必與言俱也。其言則非一端。若以

予既已知之矣。為拒善之言。則予上應有曰字。

陳子曰章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古之君子就三去三。上等視乎行。其次視乎禮。至視乎周。則其最下者矣。然亦其遇有高下而非其人之本有優劣也。前用虛籠總提。隨以次折跌而下。上兩段折落中作對行之勢。末一段平列中作側遞之機。分爲三段。合來又若一段。極局法之妙。言將行其言。人君許以行其道也。禮貌說見于離婁下篇。注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史記世

家止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同。無遊於囿三字。其下朝不食。此節合去就言之。蓋去中之就也。受其周姑就之。然畢竟不忘去意。故其受也亦免死而已矣。陳子問仕而答及此者。推而言之耳。非受周爲仕也。公養之仕。與此不相似。夫孔子雖貧。必不至於饑餓不能出矣。又屢屢免死之周。安得稱公養哉。注謬。

舜發於畎畝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此章即西銘所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之意。

段段俱用疊句。覺文有層次。

忽然說到國家筆力更為橫絕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然○無○盡○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然○無○盡○而死於安樂也

此章是激勵豪傑不可以困自阻意次節是正意首節以古人作個引子三節就常人指點以觀之四節又就國家指點以反觀之末節總結而意亦重在次節也○天降大任節用順叙法人恒過節用一頭兩脚法入則無法家節用反照法處處變調○此篇字法句法及章法承接轉換處多古與峭折是秦漢以前文章本色非

歐蘇以降文從字順者比也膠鬲為殷之老臣觀孟子言輔相之與微箕並列可知已記稱武王遇兩恐紂以膠鬲視師之言不實而殺賢臣則鬲之歸周與商容同在滅殷之後矣或謂文王遣鬲為間於殷說尤詭誣膠鬲之舉當在紂父帝乙之世未嘗一日立於文王之廷注謂文王舉之本之趙注然誤矣○唐書宰相世系

表以叔敖為薦章之曾孫薦為呂臣之孫本出為氏而更稱孫氏者叔敖係王子薦章之後自其父為賈為子越椒所殺遂失職式微竄處海濱莊王知其賢擢為令尹蓋叔敖不忘故族以孫為氏即王孫氏之意○百里奚之說詳見于萬章上篇○動心者動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忍堅忍也廣韻曰強也然則忍是堅強之意忍性者堅強其仁義禮智之性也如困苦之人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惻然動其孝慈之心因勉強而為孝為慈是堅忍其仁之性也困苦之人喙爾而與蹴爾而與勃然動其愧恥之心因勉強而不屑不受是堅忍其義之性也富貴者其情多驕餓窮之際見人輒欲然動其下人之心因勉強而卑以自牧是堅忍其禮之性也順適者其見多踈拂亂之際必奮然動其求明之心因勉強而訪問考究是堅忍其智之性也動心忍性是一串事而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亦是動心忍性也蓋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若以荀之忍性為孟子之忍性以性為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失孟子之義矣○注

性指氣稟食色而言耳夫氣質之性四字發於程
 張二子孟子則無是也人無二性性是性氣質是
 氣質性能變化氣質若曰有氣質之性是性能變
 化性矣可通乎然則氣稟不可謂性也至於食色
 性也乃告子之言孟子辨之詳矣朱子何為又以
 食色為性耶且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之於臭君子不謂性也此孟子之言也豈至此章
 又以聲色臭味為性乎○增益其所不能言動心
 忍性則向之不能盡仁義禮智之道者今皆能之
 矣所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此之謂也則增
 益不能不在動心忍性之外故動忍增益亦是一
 串事○衡於慮衡橫也謂橫塞於其慮也○面紅
 色閃不覺微於態狀是徵於色也長吁短歎不覺
 發於聲音是發於聲也心慮既屬自己則色聲亦
 當屬自己言困苦之心鬱結於內以至於徵發於
 外而後豁然有通也○拂如字拂士是拂戾主意
 不肯順適之臣法家亦嚴持法度不肯順適之臣
 是與敵國外患對並取其使國君憂虞不取驕侈
 耳○生於憂患自死於安樂講者分頂上文非也

三句中亦有波瀾

教亦多術章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如孔子之於孺悲是也
 屑潔也乃是慊快之意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教
 誨之為潔也非不潔其人而不教誨之謂蓋從來
 有此教法孟子每用之故係之予

二箇中亦有誤

孟子論文卷之六終

